

仰望 大熊星座

● 高禄堂 著
● 山东文艺出版社

仰望 大熊星座

● 高禄堂 著
● 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仰望大熊星座

高禄堂 著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(经八路十一号 电话：610051—485)

印刷者：山东省泰安市印刷二厂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.375印张 2插页 247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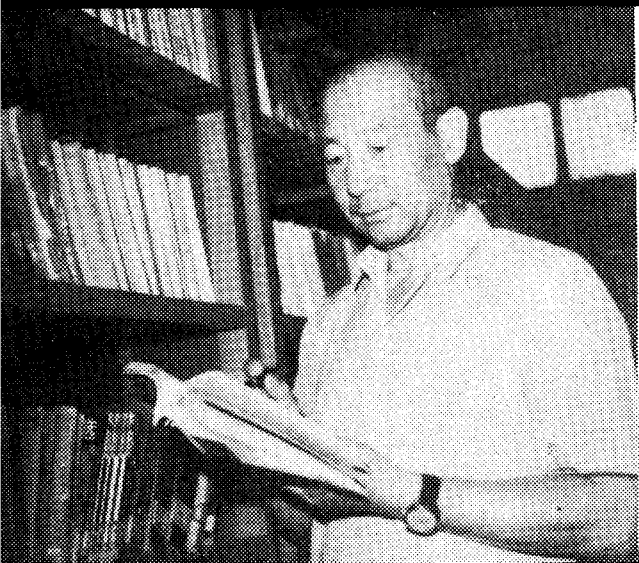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329—0273—0

1·244 定价：4.00元

内 容 简 介

高禄堂是我省60年代初期步入文坛的作家，20多年来他辛勤耕耘，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时常问世。他的报告文学《仰望大熊星座》和《一座座无字碑》，与时代同步，以感人的故事、细腻的笔触，写出了沂南电业局长张宝玺带领一班人艰苦创业、扶贫致富的甜酸苦辣的经历，对当今吃喝贪占及拜金主义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抨击。他的短篇小说《洋姑娘招婿》、《背夫》、《柘子》等，则以朴实无华的语言，含蓄简练的笔调，反映了农村男女青年曲折复杂的爱情，因而文友们称他为“农村鸳鸯派”；《钓鳖》、《爹婆娘嫁》等，幽默辛辣，讽刺意味颇浓，所以每每发表后便有人惶遽不安地“对号入座”；本书也选收了《娘血染捍岁钱》等几篇儿童小说，以飨少年和童心未泯的读者。



作者近照



评高禄堂的作品（代序）

卢兰琪

象一株刚刚露出湖面的新荷，六十年代初期，高禄堂同志在我省文坛崭露头角。那时，他三十刚出头，人和作品都蕴藏着无限的生机。一场史无前例的恶风浊浪把这株新苗淹没了。令人欣喜的是，他并没有被摧折，而是在风狂雨猛中经受锻炼，聚积力量，因而在搁笔十多年后，他以更加成熟、更加稳健的姿态重新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。

高禄堂生长在农村，工作在农村，他的作品多以描写农村生活见长。沂蒙山区纯朴、正直、敦厚的民风哺育了他，熏陶着他，使其创作质朴、自然，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，散发着泥土的芳香。长期从事教学工作，又使他具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，在作品的故事结构、人物塑造和文学语言方面，表现出民族形式的特点。

高禄堂的作品，没有石破天惊、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，没有崇尚奇特、故弄玄虚的流弊，甚至也没有伟岸的英雄形象，只是在生活的大海里取其一勺，以朴实无华的语言，含蓄简练的笔触，描写了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和事。初读其作品似觉平淡无奇，但仔细咀嚼，却韵味深邃，仿佛有一股内在的引力把你攫住了。这是因为，人们从这大海的一勺中，嗅到了时代的气息，联想到气象万千的社会，窥见了美丽的心灵，从而产生了一种对美的向往。

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，高禄堂发表了六篇作品。除两篇报告文学外，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虽带着初学写作的稚嫩，但却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。《粮秣委员的故事》（载《少年文艺》1963年第三期）较好地塑造了一位充满革命锐气，又缺乏斗争经验的少年战士的形象。发表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号《山东文学》上的小说《办喜事》，塑造人物的方法和幽默风趣的语言，初步显露了他自己的创作特点。作品发表后引起较大的反响，被临沂地区和一些县的剧团改编成戏剧搬上了舞台。作者在十九年前提出的喜事新办这个社会问题，到现在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。

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，高禄堂重新执笔后共发表了十几篇作品。数量虽不算多，可以看出，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严谨的，创作水平是逐步提高的，个人的创作风格也更加明显了。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就是一九八〇年获奖小说《柘子》（载《山东文学》1980年第十二期）。

中国古典小说在结构、语言上都讲究简练，描写人物的主要方法之一是通过动作和环境来写，很少有大段的内心描述和迂回曲折的倒插笔。高禄堂同传统学习颇得真谛，他的作品正是具有这样清晰、明畅的风格，宛如山间的小溪，虽然没有急流险滩，掀不起狂澜巨波，却把两岸色彩斑斓的景色，收揽映照在明镜般的清流里。他勾勒人物往往是粗线条的，很少使用抽象的形容词，而是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，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展现人物的性格。如《柘子》中的大全，作者几乎未对他作专门的描写，可是从大全端午节赶早市，在箩圈崖遇柘子母女上坟，吃供品馍馍几个细节，便把一个好学上进、乐观、聪明，外表大大咧咧，内里有心计、有抱负的好青年，活生生地表现了出来。同样，作者写王振山，也是通过具体的细节行为来展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。王振山为了获得柘子的爱情，在柘子娘面前摇晃着一串十二

把钥匙，甜言蜜语地说要让她当个“养老户”；当柘子闻到他身上一股化妆品的香腻味儿，“打个喷嚏，连忙掩着鼻子跑了”，王振山竟以为她出于初恋的羞怯，在有意回避自己，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又“从右膀上解下那十二把钥匙，朝空中一抛，又接在手中，对柘子娘说：‘姨，这十二把钥匙交给表妹，叫她管图书室、卫生室、副业办公室、……’”。这两次表演钥匙的细节，把王振山一幅小人得志，浅薄、庸俗令人作呕的酸像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关于柘子和大全的关系，全篇也没作直接的描述，连他们心里有什么想法都只字未提。但上坟一节，作者写柘子看着大全狼吞虎咽边吃供馍边看书时，抿嘴一笑说了一句话：“书也好就馍馍吃？”一下子便把一个少女的赞赏和疼爱之情表露了出来。表面上再简单不过的一句话，包含了多少潜台词啊！再如大全和柘子收拾完柘叶坐在崖下小憩时，由柘弓引起的一段对话，既十分恰当地表现了大全具有丰富的知识，又含蓄风趣地泄露了两个青年互相倾慕的心迹，他们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，这些事和当时人物所处的环境、气氛是十分得当的，可又弦外有音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，实在精采得很！比起近几年某些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，兀自通过冲动的外形动作，甚至作者自己出面包办代替主人翁说话，不知要高明多少。尽管作者没有写一句“我爱你”之类的话，读完全篇，我们不但对这两个青年纯真的爱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对他们日后的关系得到了明确的推断。诗忌浅、直、露，其他文学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文学语言是形成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。高禄堂的文学语言具有地方特色，又不尽是方言土语，它是在群众语言的基础上经过提炼的艺术语言。一方面表现为质朴、自然、简洁，没有雕琢、粉饰的痕迹；另一方面形象、生动、含蓄而又有幽默感。他善于运用比喻，不仅写景状物，也用来反映人物的心理活

动。如《柘子》中，在社员大会上大全和王振山订立养蚕合同，作者是这样写社员群众的反映的：“大家嘴里不说，心里埋怨大全这孩子不该捉只蝎子玩。箩圈崖那柘叶是镜里的花，天上的星，容易采吗？”几个简单的比喻，把群众爱莫能助的心理充分表现出来，省了许多笔墨。在《石英》（载《山东文学》1981年第十期）中，石英因受了“我”的误告，示威似地把两只涂了柿子汁的“鞋挂在镰钩上，一步一颠，两只鞋一抖一碰，发出橐橐的声音，如同敲木鱼。”几句形象、生动的描写和比喻，把石英这个外弱内刚的姑娘受了委屈后无言的反抗表现得维妙维肖。另外，象“雷声象推磨，咕噜咕噜响个不停”（《老二和老三》），“这样的人提起脚脖子来控三天都控不出一滴墨水来”（《祸福记》），“西山人的风格真象闷木炭的焙烧窑，烈火闷在肚子里烧，连烟也不往外冒，好象说出来不如闷在心里热量大”（《水门崖下》），……等等，都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。作者有时也信手拈来一两句群众口语或歇后语，看似不通，却格外显得生动。如《办喜事》中石勒老汉说儿子在中学里“恋了一个爱”；《跃马扬鞭》中郭志尚因老天下雨插不上秧，“急得恨不能抓坷垃打天”；《石英》中“我”因知道自己误告了石英，愧恨得“恨不得把心揪出来晾一晾，洗一洗”等，都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一九八二年以来，高禄堂的作品在人物性格、故事情节和结构方面都颇有新意，看得出作者在主题深化和构思精巧方面下了功夫。《黄金出土》（《泉城》第十期）中的主人翁毛博士夫妇，在高禄堂所创作的人物画廊中别具一格，突破了他过去塑造的人物性格比较单一的情况，着意刻画了毛博士夫妻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。而这种复杂性并不是作者凭空臆造出来的，而是深深打着时代的烙印，和党的政策、社会风习、人物命运紧密相连，一当国家拨乱反正，农村政策得到落实，社会风貌焕然一新

时，博士夫妻那被扭曲了的人性得到复归，象被埋在泥土里的黄金，一经发掘和拂拭，即放射出耀眼的光采。作者谋篇布局，如层层剥笋，叙事抒情，回环跌宕，直到最后才真相大白。《黄》篇在内容上歌颂了农村出现的大好形势给人的思想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，形式上有所创新，艺术上有其独到之处。如果说《柘子》的成就标志着高禄堂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，《黄金出土》则又踏上了一个新的阶梯。发表在《山东文学》第七期上的《那只能叫的杜鹃》，为我们塑造了刘拐子这位心地纯洁、善良、无私的农民形象。但在故事情节上似有刻意求巧之嫌，这也许是作者欲求艺术表现手法新颖所带来的一点微疵。

高禄堂一直是从事业余创作的，取得了可喜的成就，但无需讳言，他生活的环境和工作条件，对于他广泛接触社会，开阔视野，更多地接受新鲜事物，有着一定的限制，因而他的作品内容尚显单薄，题材不够广泛，艺术表现手法也欠多样化。我们期望高禄堂同志认真总结创作经验，在保持和发扬自己的创作风格的基础上，不断创新，不断前进。

目 录

仰望大熊星座.....	(1)
一座座无字碑.....	(11)
“洋姑娘”招婿.....	(23)
背河.....	(34)
兽医站对门的姑娘.....	(45)
柘子.....	(66)
石英.....	(80)
香苗和二丑.....	(88)
爱情的苹果.....	(103)
良种.....	(111)
背后.....	(119)
荷花.....	(132)
沂河上有只红帆船.....	(138)
办喜事.....	(144)
那只能叫的杜鹃.....	(156)
钓鳖.....	(168)
爹娶娘嫁.....	(179)
叭儿.....	(189)
头发.....	(198)
祸福记.....	(204)
小兵和老马.....	(214)
娘血染我押岁钱.....	(226)
挪步鞋.....	(236)

轰隆一声.....	(242)
蛙声研究.....	(252)
粮秣委员的故事.....	(259)
黄金出土.....	(266)
蹈海.....	(277)
金丝玉壶.....	(288)
老二和老三.....	(300)
水门崖下.....	(310)
理发师.....	(321)

仰望大熊星座

赞歌由天水栈唱起

民谣：好个天水栈，离天三尺半，太阳要过栈，仰看丫子朝西蹿，半天云里种庄稼，石头巴上煎鸡蛋，淘菜水，澄三遍，一年到头吃顿面。

天水栈在沂南县的西南边陲，地处蒙阴、费县、沂南三县接壤点上，旧县制大概属沂水县，可沂水、蒙阴、费县都不承认是自己的领土，嫌天水栈扎满锥子淌不出一滴血，征得田赋不值一双鞋钱，所以，三个县都如弃敝屣般把天水栈抛在版图之外。

一九三八年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辟南沂蒙革命根据地，天水栈以其山势险要，成了藏龙卧虎之地。《大众日报》、《前卫报》都曾在这里向全省军民发布过革命理论和抗战消息，鼓舞齐鲁军民攻克日寇一座座碉堡。然而，到了经济建设的今天，向商品经济进军的号角尽管吹得嘀嘀嗒嗒响，天水栈这座贫穷的碉堡却岿然不动。一九八六年前全村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元，就连不用花钱买的空山水，也需跑出二里之遥挑家来。

天水栈这样的贫穷碉堡，扶贫大军对它也找不着主攻目标，年年“输血”年年“贫血”。在沂南县供电局召开的一次扶贫会议上，局长张宝玺找到了攻克天水栈穷困堡垒的缺口：“县委总结的扶贫经验有见地，山村想致富，必先通电、通水、通路。”

“对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，电力事业必须打先锋。”生技科

长刘慧芝是女同志，说话做事却象带电的马达，风驰电掣，有股愣小子气派。她是一九七六年山工大毕业的高才生，学的是电力系自动化专业，深深懂得电在“四化”建设中的先锋作用。

“说得对！”田锡平副局长抢了话。他一九八五年由唐山炮兵学校转业来到该局。他在炮校虽制定过许多摹拟性作战方案，但做扶贫规划还是他的处女作。他同意对山村无偿支援。军人的最高价值对祖国永远是无偿奉献的。他三句话不离本行：“要打一场硬仗，侦察兵和大部队一块儿上战场必然惨败。”

纪检书记高庆和发言：“九九归一，要使山村脱贫致富，电要先开路。”

随着高庆和语音落地，参加局长办公会议的成员不约而同地手按桌面笔直地站起来。这是他们局务会议习惯的闭幕式，象征着一锤子定音，拍板定案。局长张宝玺的性格塑造了他们这个领导班子的工作作风。

要给贫困山村架电，沂南县不只一个天水栈。全县978个行政村，类似天水栈那样的就有279个。贫困山村大都地处边远，地形复杂，架电耗资大。对这些山村若讲“谁投资谁受益”的经济政策，等于怂恿饥饿的乞丐进国际饭店饱餐。所以供电局决定对贫困山村无偿支援。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八年，给325个边远山村架了电，总投资345万元。依汶乡大安子村，架电前要到六里外挑水吃，通电后家家用上自来水，250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丰收的水浇田，年人均收入架电前为150元，架电后第一年增加到300元。铜井镇丰收村是从水库区移来的新村，架电后由“搬家十年穷”变成工副一齐上，年创产值40万元，年人均收入由架电前的45元，一跃突破400元。通了电，不光改变了旧的生产方式，也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增强了群众对党对国家的向心力、凝聚力。一个村干部说：“我代表全村老少给共产党磕个头吧！”天水栈的经济效益虽然暂不明显，光

是电灯放亮这一项就把他们喜饱了。以前蒙阴、费县的村邻们断言：天水栈要用上电，除非蛤蟆长毛，兔子长角。通电这天，小青年在山岗上跳着、叫着：“爷们儿，看哪，蛤蟆没长毛，兔子没长角，俺天水栈长（掌）上电灯啦！高山点灯明头大，都来看呀！”有个老大爷说：“那年报社的同志住在这里，晚上点松树皮，这会儿真是天上了！”

电工们说，下一步完成动力配套，不用推碾拐磨，吃上自来水，叫庄稼也喝饱水，您一块高兴罢！大人孩子拉着电工们的手，唯恐他们走了带走了光明，把他们当成送火种到人间的普罗修斯敬奉。

不光边远山村的百姓为沂南供电局唱赞歌，县城的几个单位大概也忘不了他们的恩惠。一九八五年建职工中专，总集资28万元，供电局投放10万元；一九八六年资助教育局3万元；一九八七年资助民政局2万元，二中、三中6万元；一九八八年资助广播局5万元，交警队2.5万元，中医院4万元，一中5万元。以上诸位请放心，这不是供电局催债条。张宝玺局长说了，扶贫就要扶直腰，送佛要送到西天！

从历史的反照镜里看

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，历史车头上的反照镜却将历史进程的烙印照得清清楚楚。改革给沂南供电局带来生机。一九八四年，沂南县政府任命供电局中层业务干部张宝玺出任局长。

一九八二年、八三年两年，供电局经济收不抵支，职工违法乱纪时有发生，打架斗殴、酗酒闹事有之；流窜诈骗、流氓盗窃有之；更甚者有企图偷越国境投敌叛国被抓获的；一九八三年被公安机关逮捕的有8人，占职工人数的4.5%。张宝玺的知己劝他：“这个秃疮头不好剃，还是干你的技术罢，别给自己兜难题！”玺宝张感谢厚交的奉劝：“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。困难

是造就英雄的母亲。改革当头我无心做英雄梦，但有勇气做个向困难宣战的尖兵。学句话说：‘世界上要是没有困难，要你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’？隔岸观火的人说：“张宝玺当局长也没有好果子啃。”果然张宝玺刚就职，“挑战号”就当着他的面打人，并且洋洋大言：“我就打人，看你敢怎么着我！”有人替“挑战号”助威：“打得好！好戏还在后头呢！”张宝玺早有预料，把就职时颁布的规章拣对口径的那条再次向“挑战号”宣读：“骂人一句，罚10元，打人一下，罚20元，打成伤残以刑事犯罪论处！”还真没有攒下打人骂人的钱的哩，自“挑战号”以后，再不见打人骂人的。到一九八六年，该局分别被沂南县委、县政府、临沂地委、行署授予“精神文明、物质文明先进集体”光荣称号，被省电力工业局评为“优质服务达标单位”。

“好戏”开演了。张宝玺跟那位预言家谈心：“是你说的‘好戏还在后头呢’鼓励着我，我希望你一定配合我把这出戏唱响了台。”

“啊，啊，张局长，我对不起你。”预言家惭愧了：“当时我看不透你的领导绝招。我，我保证给你跑好龙套。”预言家是中层技术干部，张宝玺一直把他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，他也一直兢兢业业，尽心尽力。张宝玺对那些犯法判刑的也不遗弃，鼻子臭了不能割掉。赵××因为桃色案件被判刑三年。行刑期间，赵的老婆孩子（农村户口）仍住在职工家属院里，张宝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，给赵妻找活儿干。赵的女儿升初中不及格，需交成绩补偿费方可录取。张宝玺跑腿动嘴花钱为其办妥入学手续。赵感激涕零：“张局长，我死也死在电上！”不是触电寻死，是为电力事业献身的决心。此人此刻过分激动，一时口头表达不准确。拘留收审劳改释放的8名人员，张宝玺都安排他们适当的工作，国法的教育和张宝玺的感化，在这些人身上了良好的效应。

一个会做人的工作的技术干部，一旦掌握了全盘工作，他便左右开弓，得心应手地发挥聪明才智。张宝玺一手抓人事安排，一手抓业务管理。按说，八二、八三两年的亏损数并不大，在这么个大企业实在是微乎其微。可供电局是买电卖电的企业，平拉平就亏损。张宝玺是干电的行家里手，早就看出了亏损的原因，只因人微言轻，合理化本章奏不上。这回他的话起决定作用了，三韬六略得以充分运筹。要扭亏为盈，先防偷防漏。为防偷，实行线路责任承包，杜绝了用户偷电造成的损失。可是，居然有几只“电耗子”钻进“电老虎”的耳朵眼里行窃，局领导毫不手软地处理了这几个难防的“家贼”。同时清除了人情电、关系电、特权电。为了防漏，用电科长程彦顺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措施。一是将Sj型变压器和SLj系列的配电变压器一次更换掉70台，一年节电16万千瓦时，合2万元。二是节能降损缩小供电半径，配用合理线路，无功补偿，改变“大马拉小车”，使用“母子”变压器。地区供电局给该局综合线损指标是11.8%，这一来，实损率为5.8%，一年节电500万千瓦时，合66万元。管理水平大大提高。电费营业班的高伟、庄宿竹、尹桂兰，参加地区十四个单位的抄、核、收三项全能比赛，获第二名。三是号召社会节电，帮助县内用电大户（化肥厂、水泥厂、造纸厂、轴承厂、酒厂、内配厂、金矿）降低产品单耗，八八年一至十月份节电550万千瓦时，合66.5万元。这笔钱虽归节省单位所有，但节省的电可供给边远山区或用于别的工副业项目。

供电局的钱就是这么正当营业赚来的，精打细算算来的，鸡蛋里变骨头变来的。有了头发就挽纂，看他们把钱是怎样排用场。

汽车、楼房和赤脚赶山的姑娘

一九八六年，供电局要花4.6万元买辆“伏尔加”，结果局

领导没坐上“伏尔加”，而36个山村却用上了电。八七年，牛全然县长给该局联系了一辆“桑塔纳”，价值15.8万元。15.8万元没买来“桑塔纳”，却换来了37个山村人民群众拥戴党和政府送来光明和力量的感激心情。八八年，局里要拨出150万元建调度楼和职工宿舍楼，急待脱贫的山村群众的嗷嗷待哺声又使该局改变了预算方案。不买汽车，职工举双手赞成，不建宿舍楼领导却不好向职工交待。有十一对未婚夫妇等待要房结婚，还有的干部职工一家数口人挤在七六年搭的防震棚里。面对现实，一百句思想动员不如一套楼房单元温暖舒心。赵遵余副局长既有多年群众工作的经验，更有质朴的群众感情。他说：“咱们供电局照亮了七十万人民的心，难道让自己的心藏在黑暗的角落里发霉？”局里组织影响面大的干部职工50余人，到边远山村访贫问苦。一看，农民同胞的衣食住行远不如他们的水平。生活的基本条件是衣食住行，食为首要。岸堤四新村常年缺水，一九七八年县水利局帮助该村打了一眼240米深的井，“深水不解近渴”没有动力，眼看着深层水汲不上来，只有望水兴叹。吃不上水，有时比吃不上饭更难熬。鲁庄乡辉泉村，夏天全村只有两床蚊帐。参观者在三山沟见到五、六个姑娘雨后赶山捡蘑菇，都赤着脚丫，尽管她们的脚板久经磨炼，踮在石子上仍象雪地里的鸡一蹩脚一蹩脚的。她们对高跟鞋、平底鞋、旅游鞋、凉鞋……没有感情吗？是谁命令她们今天不准穿鞋吗？是她们勤劳尚朴成习惯了吗？

参观回来，张宝玺总结了观感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全局上下毅然决然改掉了建楼方案。三年多来，局里处处精打细算，样样勤俭节约，为全县325个贫困村的群众雪里送炭，把345万元无偿支援了山区脱贫，自己住的差点也自甘其乐。退休老局长刘乃其住在防震棚里。用电科长程彦顺的上门槛包着旧棉絮，防备出入碰破脑门子。这些老干部，中年知识